

美式惊悚大师巅峰之作
《纽约时报》排行榜数周冠军

[美] 迪恩·孔茨/著 陈余德 彭智灵/译

无所畏惧

FEAR NO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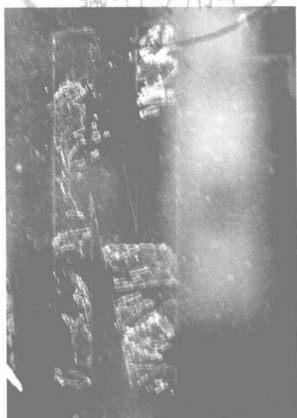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FEAR NOTHING

无所畏惧

[美] 迪恩·孔茨 / 著 陈余德 彭智灵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所畏惧/(美)孔茨(Koontz, D.)著;陈余德,彭智灵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 Fear Nothing

ISBN 978-7-5327-4319-3

I. 无... II. ①孔... ②陈... ③彭...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3594号

Dean Koontz

FEAR NOTH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3-060号

无所畏惧 [美]迪恩·孔茨/著 陈余德 彭智灵/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4319-3/I·2446

定价:2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628900

献给

罗伯特·戈特利伯
您的远见、天赋、奉献和友谊
我日日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我们有沉重的负荷要扛，
有漫漫长途要跋涉、徜徉。
我们肩扛着重荷，
却不知目的地在何方。
我们肩扛着重荷，
却无处可以卸放。
我们自身就是肩扛的重荷，
从远方来到这里再到远方。

——记述屈指可数之悲哀的一本书

一·黄昏时分

1

在我那点着蜡烛的书房里，书桌上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我知道：一个可怕的变故正在逼近。

我不是女巫师，不会看天上的迹象和征兆。对于我的双眼而言，手掌上的纹路无法揭示我的前途。我也不具备吉普赛人的能力，不会透过潮湿的茶叶渣预见我未来的命运。

我父亲已经弥留好几天了。然而，我在他床边度过了珍贵的一夜，帮他擦去额上淌下的汗珠，静听他费力的呼吸。我清楚地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害怕失去他，害怕在我二十八年的生涯中，第一次成为一个孤儿。

我是一个独生子，一个孤独的孩子，母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她的死对我是个震惊，但是，至少她无须被迫无奈地承受缠绵疾病的折磨。

昨夜，我疲惫不堪，直到黎明之前，我才回家睡觉。但是我不时地惊醒。

现在,我坐在椅子上,向前倾斜着身子,盼望电话能沉寂下来,但是它没有。

我的狗也知道电话铃声意味着什么,它从阴暗处走出,来到烛光明亮的地方,悲伤地凝视着我。

它与同类中的其它伙伴不同,只要它有兴趣,它可以长时间与任何男人或女人凝视的目光对峙。通常,动物直接注视我们仅仅只有瞬间——随即转向别处,似乎它们在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什么东西使它们不知所措。或许,奥森所看见的同其它的狗一样,或许,它也为之烦恼。但是它没有被吓住。

它是一条奇特的狗。但是,它是我的狗,是我忠贞不渝的朋友,我爱它。

当电话铃声响到第七下时,我不得不向眼前这无法规避的现实屈服,接了电话。

来电话的是仁慈医院的一位护士。我和她说话时,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奥森。

我父亲很快就生命垂危。护士建议我立即来到他身旁,丝毫不要耽搁。当我放下电话时,奥森走到我椅子跟前,将那高大结实的黑色的头靠在我膝盖上。它轻轻地抽泣,用口鼻擦着我的手。它没有摇尾巴。

一时间,我失去感觉,无法思考,也无法行动。整个屋子像海洋深处的海水一般寂静,形成一种凝固的、让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好一会儿之后,我给萨莎·古德奥打了电话,让她开车送我去医院。

通常,她从中午睡到晚上8点。从午夜到早晨6点,她在KBAY——月光湾唯一的广播电台,主持夜间音乐播放。在这种阳春三月、下午5点刚过的时候,她最有可能在睡觉。我后悔,没有必要吵醒她。

然而，跟眼神悲伤的奥森一样，萨莎也是我的朋友。我随时可以请求她的帮助。另外，她是一个极好的驾驶员。

铃响二遍她就接了电话，声音里丝毫没有睡意，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就轻声对我说：“克里斯，我感到很遗憾。”好像她一直在等我电话，似乎她在电话里已经听到了不祥的信息，就像我和奥森听到的一样。

我咬紧嘴唇，不愿意去想即将发生的事。只要我父亲还活在这世上，希望就依然存在，可能是医生诊断错了。即使在这最后时刻，癌症症状也有可能减缓。

我相信，奇迹可能发生。

不管我情况如何，毕竟，我已经生活了二十八年多，这是一种奇迹——尽管其他有些人从外表看我的生活，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诅咒。

我相信奇迹可能发生，但是，更确切地说，我相信我们需要奇迹发生。

“我将在五分钟之内到达，”萨莎承诺。

在夜晚我可以步行到医院，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试图用双脚走完这段路，完全可能成为一次公开展示，将面临太大的危险。

“不！”我说，“小心驾驶，我可能用十分钟或更多一些时间准备。”

“爱你，斯诺曼。”

“我也爱你。”我回答。

我将笔套重新套到钢笔上——刚才医院来电话时，我一直在用它写字——随后把钢笔放在法定尺寸的黄色记事本旁边。

我用一把长柄的铜烛剪，熄灭了三支肥硕的蜡烛，几缕细细的蜿蜒轻烟，在阴影中袅袅上升。

现在,离日落还有一小时,阳光已经在天空低垂。但是仍然有危险。阳光在遮盖了整个窗户的褶皱的窗帘边缘闪烁。

像往常一样,奥森抢在我行动之前,就早已经出了房间,走过了楼上的客厅。

它是一条九十磅重的纽芬兰拾犴杂种犬^①。像女巫师的猫一样全身墨黑。它在屋内的层层阴影中穿梭,到处漫游,但是看不到它的踪影,只是它那大爪子击在地毯上的垂击声和落在硬木地板上的嘀答声背叛了它,暴露了它的存在。

从书房穿过客厅,来到卧室,我懒得打开磨砂玻璃天花板上光线调节器的开关。西斜太阳橘黄色的光,间接地渗透进窗帘边缘,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的眼睛比大多数人能更好地适应黑暗。尽管,打个比喻来说,我是猫头鹰的兄弟,但是,我没有夜视的特殊天赋,决没有浪漫故事或恐怖传说中的特异功能。事实仅仅是:终生习惯于黑暗,增强了我在黑暗中的视力。

当我为进入充满阳光的世界作准备时,奥森越上了脚凳,然后蜷缩在椅子上看着我。

从临近浴室的一个长方形抽屉里,我抽出一支挤压管装的防晒霜,其中遮光漆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在面孔、耳朵和脖子上涂了浓浓的一层。

防晒霜有一股淡淡的椰子香味,那种芳香让我联想到阳光下的棕榈树,热带地区的天空,午间波光粼粼的海洋远景,以及远远超出我经历的

^① 一种猎犬,为犴和猎犬的杂种,有叨物归主的习性。

其他事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欲望、拒绝和失望地呼唤的芳香,一种引人入胜而又无法得到的香水。

有时我梦见:我正漫步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沐浴在阳光雨中。我脚下的白沙,看上去像纯洁的粉红色垫子。照在我皮肤上的温暖的阳光,比情人的抚摸更有性感。在梦中,我不仅沐浴在阳光下,而且被阳光刺透了全身。当我醒来时,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

现在,尽管防晒霜能让我闻到热带太阳的味道,但是,涂在脸上,颈上感到凉丝丝的。我还将防晒霜涂到了手心,手背和手腕上。

浴室仅有一个窗户,窗帘现在已经卷起,但是,由于窗户装的是磨砂玻璃,再加上透入的光线经过了风姿优雅的树枝的层层过滤,房间里仍然光线暗淡,树叶的剪影在窗格玻璃上摇曳。

在洗涤槽上方的镜子里,我的影像比阴影强不了多少。即使我打开灯,我也不能清楚地看清自己。因为头顶上仅装了一个灯泡,电压很低,而且有桃红色彩。

我很少在十分明亮的光线下看清自己的脸。

萨莎说,我让她想起了詹姆斯·迪恩^①,更多的是像影片《伊甸之东》里的他,而不是《无因的反抗》中的他。

我自己从未观察到这种相似之处。头发是一样的,是的,还有淡淡的蓝眼睛。但是,他看上去饱受伤,而我从未见过自己那个样子。

我不是詹姆斯·迪恩,我谁都不是,只是我自己——克里斯多弗·斯诺。而且我能以此堂堂正正地生活着。

^① 詹姆斯·迪恩,一位只活了24岁的好莱坞影星,一生只演过三部电影,即《伊甸之东》、《无因的反抗》、《巨人》。

搽完防晒霜后,我回到卧室,奥森从椅子上昂起头,嗅着椰子香味。

我已经穿上了运动袜,耐克鞋,蓝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T恤衫。我又迅速套上一件长袖的黑色斜纹粗棉布衬衫,从颈后扣上纽扣。

奥森跟着我下了楼,来到大厅。由于门廊很深,并装有很低的廊顶;而且院子里耸立着两棵庞大的加利福尼亚橡树,生意盎然,所以直射的阳光不可能到达前门两侧的边窗。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它们没有用窗帘或百叶窗遮蔽。主要的窗格玻璃——明净的几何图形的马赛克,绿色的,红色的,琥珀色的玻璃——像珠宝一般地闪闪发光。

我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拉链式的黑色皮夹克衫。天黑以后我可能要外出。即使在阳春三月的日子里,太阳下山以后,加利福尼亚的中部海岸仍然会有丝丝凉意。

从衣橱架上,我抓了一顶海军蓝的鸭舌帽,戴在头上,并把帽檐拉得很低。在帽子前端,帽檐上面,绣着几个宝石红字母组成的字:神秘的火车。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威文要塞——月光湾内陆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里发现了这顶帽子。这是在地下室三楼一间冰凉、干燥的水泥墙的房间发现的唯一一样东西。

尽管我不知道绣的字有什么含义,但是它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保存了这顶帽子。

当我转身向前门走去时,奥森发出了恳求的哀鸣。

我蹲下身,拍拍它,“我确信,爸爸是很愿意最后见你一次的,伙计,我知道他会愿意的。但是,医院里没有你待的地方。”

它那直视的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敢发誓,它的凝视充满了悲哀和同情。或许,那是因为我是透过眼中压抑的泪水看着它的缘故。

我的朋友鲍比·海洛威说：我有将动物拟人化的倾向，把动物其实并不具备的人的属性 and 态度赋予它们。

或许，动物总是按照我本来的面目接纳我的一切，不像有些人。月光湾的这些四条腿的市民，看上去对生活有更加复杂的理解，也更加心地善良——至少胜过我的某些邻居。

鲍比告诉我，无视自己对它们的体验，将动物拟人化，是一种不成熟的迹象。我告诉鲍比，他自己才不成熟呢。

我抚摸着奥森光滑的皮毛，在它耳朵后边抓痒，安慰它。奥森出奇地紧张，有两次，它竖起尾巴紧张地倾听某种声音——我无法听到的声音，好像它意识到威胁正在逼近——某种比我失去父亲更糟糕的事情。

那时，对有关我父亲即将死亡一事，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癌症只是命运，不是谋杀——除非你试图向上帝发出犯罪指控。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失去了双亲。我母亲去世时年仅五十二岁。我父亲才五十六岁，就已经躺在临终的床上……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因为我的厄运——确切地说，从我成为胎儿以来，厄运一直伴随着我。

后来，我回想起奥森紧张的理由——有充分的理由猜想：是否它已经意识到，危险的海啸正在向我们冲来。

鲍比·海洛威肯定会为此嘲笑我，说我现在做的比将小狗拟人化更糟糕，现在，我正在将超人的属性赋予它。我将不得不承认——然后告诉鲍比，让他好好想想自己。

就这样，我拍着奥森，为它抓痒，想方设法地安慰着它，直到汽车喇叭在大街上响起。几乎是同时，喇叭声在车道上又一次响起。

萨莎到了。

尽管在脖子上涂了防晒霜，我仍然将夹克衫的衣领竖起，用以再加

一层保护。

在斯迪克莱型的大厅桌子上,我从马科斯菲尔德·帕里什^①的绘画复制品《拂晓》底下,抓起一副四周环边太阳镜。

当我抓住铜制门把手上时,我再次转身看着奥森:“我们不会有事的。”

事实上,我内心并不十分清楚,失去父亲后,我们如何生活下去。他是我们联系这个光的世界和生活在白天的人们的纽带。

更重要的是,他爱我,那是一种双亲对受到伤害的孩子的疼爱,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爱我;他理解我,或许,再也没有人能像他那么理解我。

“我们不会有事的。”我重复着。

爱犬庄重地注视着我,几乎是同情地出了口气,好像它知道我在说谎。

我打开前门。当我向外走去时,戴上了镜片四周环边的太阳眼镜。那特殊的镜片是完全防紫外线的。

我的眼睛是我的致命弱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拿它们冒险。

萨莎的绿色“福特·探险者”停在了车道上,但没有熄火,她坐在方向盘后面。

我关上房门,上了锁。奥森没有试图溜出来跟着我。

从西边吹来一阵微风,一涌海水轻轻拍着海岸,伴随着一股淡淡的、

^① 帕里什(1870-1966),美国著名画家,曾为《一千零一夜》等作品插图,《拂晓》是他的代表作。

清纯的海水味。橡树叶子沙沙作响,似乎是在树枝之间传递着秘密。

我的胸口变得很闷,感觉肺在收缩。如同我每次不得不在白天冒险外出一样。这个症状完全是心理作用引起的,但是,正在影响着我。

走下门廊台阶,沿着石板小路走向车道时,我觉得心在往下沉。或许,这是一个穿着潜水衣的深海潜水员,在没顶之水的王国中的真切感受。

2

我一进入“探险者”车内时,萨莎·古德奥就平静地招呼我:“嘿,斯诺曼。”

“嘿。”

在萨莎换挡的当口,我扣紧了安全带。

当我们向外倒车时,我从帽舌下凝视着屋子,想像着下一次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在我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所有属于他的东西看上去都逊色了,缩小了,因为它们不再有我父亲的精神光彩。

这是手工艺时期的建筑,有着格林和格林传统:横石板用最小的石臼固定,雪松木的墙面板经历了岁月洗礼和气候侵蚀之后变成了银灰色。线条完全是现代的,但是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充满了乡土气息,给人以震撼。近来在经历了冬天的雨水之后,石板屋顶原本轮廓分明的线条,因覆盖了一层绿色的苔藓而变得柔和。

我们的车倒退到大街上面,我觉得似乎看到,在幽深的门廊后面,有

一间起居室的窗帘被推到了一边，奥森的脸贴在窗格玻璃上，它的爪子搭在窗台上。

萨莎将车驶离房屋时，她问我：“你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了？”

“你指在白天？九年多一点。”

“面对黑暗作连续九天的祈祷。”

她也是一个歌曲作者。

我说：“得了吧，古德奥，别在我面前诌诗。”

“九年以前发生了什么？”

“阑尾炎。”

“啊，那时你差点死掉。”

“只有死亡才能让我白天外出。”

她说：“至少你在那次患病得到一个性感的伤疤。”

“你这么认为？”

“我喜欢吻它，不是吗？”

“我对此一直感到奇怪。”

“事实上，那个伤疤让我害怕。”她说，“你或许会死的。”

“我没有。”

“我吻它，就好像我在作感恩的小祷告。所以你现在能和我在这里。”

“或许，丑陋激起了你的性欲。”

“放屁。”

“你母亲可从来没教你说这种话。”

“这是教会学校的修女教的。”

我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们在一起快有两年了。哎，我想，我知道你心里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从来不对我管头管脚。”

“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呢？”她问。

“这倒也是。”

即使有衣服和防晒霜的保护，我又躲在窗帘后面，保护我那敏感的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我仍然被包围着、压迫着我的白昼搞得忐忑不安。我感到在它那老虎钳似的紧夹下，自己像鸡蛋壳一样脆弱。

萨莎很清楚我的不安，但是装得毫不在意。为了让我既不受威胁的困扰，又不为阳光世界的无限美丽而动心，她做得如此之好，这就是萨莎。

“之后你将去哪里？”她问，“等这件事过去之后。”

“如果这件事过去。他们可能弄错了。”

“等我播音时你会在哪里？”

“午夜之后……可能在鲍比那里。”

“保证让他把收音机打开。”

“今夜你接受点歌吗？”我问。

“你不必打电话进来，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到了下一个转角处，她将“探险者”向右一拐，朝着海洋大道驶去，背离大海，驶上了山坡。

在宽敞的人行道对面，在商店和餐馆前面，八十英尺的石松枝叶茂盛，伸展到了大街对面，马路上斑驳陆离。

月光湾——一万两千口人的家，从港口边耸立而起，由平地缓缓升起，形成一个丘陵起伏的地带。在大多数加利福尼亚旅行指南中，把我们的小镇称作中部海岸的珠宝，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不遗余力地推

广，让这个封号被广泛使用。

然而，小镇赢得这个称号有许多原因，丰富的树木资源便是其中之一。有着几百年华冠的庄严的橡树，松树，杉树，凤凰棕榈，幽深的桉树林。我最喜欢的是：春天里，丛丛簇簇带子状的圣诞灯白千层，像饰有貂皮般花朵的披肩。

由于我们的关系，萨莎在“探险者”的车窗上装上了保护膜。然而，尽管这样，从车里看出去的景色仍然比我习惯的要亮得多。

我把眼镜往下拉一点，搁在鼻梁上，向窗子外张望。在傍晚前出奇异常的紫蓝色天空的光亮中，松树的针状叶子精心刺出了一幅黑色的刺绣，图型的影像在挡风玻璃前忽隐忽现。

我迅速地把眼镜推回原先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要保护眼睛，而是因为，在我父亲弥留之际，我会因为这种罕见的白天旅行变得这么喜悦，我自己突然感到羞愧。

萨莎用审慎的速度驾着车，哪怕在没有车辆的十字路口也不将车完全刹住，她对我说，“我要和你一起进去。”

“那样做没有必要。”

萨莎不喜欢医生、护士以及所有和医药有关的事物，对它们有一种几近于病态的恐惧。大多数时候，她坚信她会永远活在世上；她对维他命、矿物质、防老化剂、积极的思维和身心保养技巧有着坚定的信念。然而，对任何医院的一次访问，都会使她避免与芸芸众生一样命运的信念暂时动摇。

“真的，”她说，“我应该和你在一起，我爱你父亲。”

她外表平静，然而她颤抖的声音揭示了她的内心。我感受到她和我一起去的意愿，那是为了我，她愿意到她最不愿意去的地方。